

论诺曼·麦克林恩《大河奔流》中的景观与记忆之共生性

Symbiosis of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龙 娟 (Long Juan)

内容摘要：诺曼·麦克林恩的小说《大河奔流》是一部蕴含深刻生态思想内涵的自传体小说，堪称绿色经典之作，其重要主题之一就是表现景观与记忆之共生关系。具体地说，小说中呈现的三种景观分别与记忆的三个维度相互关联。作为承载丰富记忆的具象，“大黑脚河”景观的变迁就像一面“记忆之灯”，映照出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交错复杂的人类社会之观念流变。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越界”这种艺术形式，诗意地呈现出一种构想的景观——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之景观，不仅探讨了如何构建一种以平等友爱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新范式，还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蓝图，预示着记忆的未来。

关键词：诺曼·麦克林恩；《大河奔流》；共生关系；记忆；景观

作者简介：龙娟，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环境记忆主题研究”【项目批号：16BWW008】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4ZDB08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Symbiosis of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Abstract: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Norman Maclean's best-known autobiographical work, has been hailed as a green canon with rich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is novel i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nd memory. To be specific, three types of landscape are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ree dimensions of memory. As the central image of the novel, the Big Blackfoot River connotes important cultural memory. Like a lamp of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dscape along the Big Blackfoot River basin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 not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writer of this novel has successfully employed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transgression” and has thereby dramatized a totally new kind of landscape—an imaginary “communitas”—a new paradigm of existence, in which human beings and non-human beings

coexist poetically on the land, foretelling the future of memory.

Key words: Norman Maclea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Symbiosis; memory; landscape

Author: Long Juan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jlong2004@163.com).

尽管学界目前尚未对“记忆”这个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记忆的重要性却无人能够否认：“没有记忆，人就无法思考，因此一些哲学家声称记忆是人之为人的标志”（Bernecker 1）。此话也许会引发争议，但记忆对于文学家的创作活动至关重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国作家拜厄特在“记忆与小说的构成”一文中援引弗洛伊德的观点说道：“我们最早的崇拜是祖先崇拜。我们直接的祖先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记忆——它们作为在场，作为肉体消失了，但它们作为图像、作为萦绕于心的东西一直在我们的心中”（Byatt 53）。拜厄特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小说生成的记忆因子。或许，记忆是潜伏在一切文字下的暗流。

《大河奔流》（*A River Runs Through It*）正是美国作家诺曼·麦克林恩（Norman Maclean, 1902-1990）“萦绕于心”的记忆的产儿。麦克林恩是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退休后回到家乡蒙大拿，时常在家乡的“大黑脚河”河边“独自垂钓”，体会到他的“心灵和记忆随同‘大黑脚河’的水声、四拍节奏以及钓鱼的希望融为一体”¹（Maclean 161）。此时此景，与其说麦克林恩是在“大黑脚河”河边钓鱼，还不如说他是在“晤”记忆之神尼莫西妮。通过与记忆之神的“亲密接触”，麦克林恩从家常琐事开始娓娓道来，通向深埋于“大黑脚河”中的层层记忆并再一次地激活它，使它重获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可



1 Norman Maclea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本文引用的作品汉译均由笔者自译。后文出自同一部小说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以说,小说中的“大黑脚河”这道景观与记忆如影随形¹。如果说“共生性”这个术语强调的是某些事物之间“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的话(Casey 12)²,那么小说中的景观与记忆之间无疑具有“共生性”,具有“共存、合作、互利和共进”等特质(Thompson 17)。在小说中,作家以“大黑脚河”作为“反射通路”,将记忆中的景观、现实的景观与构想的景观进行“联合放电调节”(Eichenbaum 16),使其相互连接和相互激活,由此,“大黑脚河”这道景观被锻造为超验的情感与精神体验。这样一来,景观与记忆“联袂”演绎出绿色经典,景观与记忆的“共生性”也因此得以凸显。具体来说,小说中的景观与记忆的“共生性”主要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得以展现出来。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一、记忆中的“绿色”景观与儿时的愉悦记忆之耦合

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好比藏在箱子里的物品,随着岁月的堆砌而尘封,不经意间打开箱子,那恍如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呼吸和生命,并

1 “景观”一词的最初内涵非常简单,仅指一块土地及其视觉影像而已(Jackson 3)。16世纪末,荷兰语中表意“风景”的“景观”概念(“landschap”)输入到英国,演变为英语口语中的“landskip”:“指向小河潺潺,满山金黄麦田的田园牧歌的发源地——众所周知的古典神话和圣经主题的辅助背景”(Schama 10)。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Landskip”已经不仅仅指特定人群所居住和掌控的土地,也不仅仅指荷兰语中的“风景”,而是逐渐作为“主客观的统一体被普遍地认识和理解”(Hunter 1)。随着19世纪近代地理学的兴起,“景观”作为专业术语则主要用来概括地形演化的最终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观”一词相继成为地理学、文学、生态学、心理学、美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等多个领域的关键词,在学术场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景观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交叉视角,其内涵日益丰富,早已经超越了作为“风景”来解读的平面化倾向。例如,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景观被界定为“由各种形态(包括自然形态与文化形态)千变万化的联系所构成的一个地区”(Baker 91)。至此,景观的内涵逐渐蕴含了心理学和哲学意味,它“不仅仅是我们所见到的世界,还是对世界的建构与组织,是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Cosgrove 17)。也就是说,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是构成景观得以生成的重要因素。诚如萨玛对景观与记忆之关联性的精辟论述,“景观如同层层岩石般在记忆层被构建起来”(Schama 6)。景观“从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对景观的鉴别,它包括构想的景观与记忆的景观,并将这两种景观综合到地点的意识之中”(Baker 95)。

2 “共生”这一概念最初是一个生物学名词,意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美国微生物学家马古里斯提出细胞共生学说,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了“共生”的含义:“共生是指不同生物种类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Margulis 419)。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这个概念已拓展到生态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共生”这个术语之所以在多个学科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其核心要义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和共进。

因此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连接起来。对麦克林恩来说，这个装满记忆的“箱子”就是“大黑脚河”。他在迟暮之年站在“大黑脚河”岸边“阅读河水”(99)，数点往事，一个个记忆片段如浪如潮般涌来。此时，这片“魂牵梦绕的水域”(161)是麦克林恩心中一道无与伦比的景观。

美国学者温迪·达比指出：“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Darby 3)。麦克林恩的父亲正是因为深知“大黑脚河”水域就是一种“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的景观，因此他经常带着儿时的麦克林恩兄弟俩去“大黑脚河”河边蝇钓¹，希冀麦克林恩兄弟俩在与“大黑脚河”的亲密接触中健康成长。实际上，小说《大河奔流》中的“大黑脚河”水域就是麦克林恩儿时愉悦记忆的具象，是麦克林恩心念寄寓的“绿色”景观(Buell 7)。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小说《大河奔流》中，与小说作家同名的主人公麦克林恩的主要记忆片段都储存在“大黑脚河”这道“绿色”景观之中。之所以称20世纪初的“大黑脚河”是美国环境文学批评家布伊尔所指的那种“绿色”景观(Buell 7)，这与作家儿时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麦克林恩出生于1902年，儿时与父母及弟弟住在美国西部蒙大拿州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大黑脚河”从镇边流过。“大黑脚河”流域在20世纪初仍然保持着原生态风貌。那一泻千里的“大黑脚河”被认为是当地最亮丽和最壮观的景观，小说对这条“滟滟大河”(32)做了细致的描述：“河水湍急直泻——从地图上看或是从飞机上俯瞰，‘大黑脚河’简直就是一条明显的直线，从位于大陆分水岭上的劳济思山口发源，流向蒙大拿州的邦纳，在那里分别融入哥伦比亚河的南面分支和克拉克分支，一路喷薄急进”(20)。

声势浩大的“大黑脚河”俨然一位美丽丰腴的母亲，千百年来孕育万物和滋哺着河畔的居民们。湍急奔腾的河流赋予水域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生物种类，为土壤提供补给，使得物阜民丰。麦克林恩一家就生活在大河母亲的庇护下，麦克林恩从小就与“大黑脚河”为伍，在这样一种“绿色”景观中逐渐长大。儿时在“大黑脚河”沿岸所收获的愉悦记忆让麦克林恩一生对这片水域“魂牵梦绕”(161)。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多次聚焦于麦克林恩一家人在“大黑脚河”河边使用蝇饵垂钓的情景。在麦克林恩的记忆中，尽管父亲老麦克林恩认为“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从保罗和我度过的童年中取最具代表性的一周为例，我们在蝇饵垂钓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以钟点而论，绝对不会少于其他精神熏陶”(2)。由此可见，作为长老会牧师的父亲老麦克林恩将蝇饵垂钓当作亲子活动的载体，甚至当作启迪人生的“布道”。

实际上，小说的开篇就凸显出在“大黑脚河”蝇钓的神圣性，也因此将

1 蝇钓是一门幽玄技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那种用活饵钓鱼的方法，而是一种在钓钩上系着羽毛和彩线以便伪装成蝇虫，从而诱鱼上钩的钓鱼法。

读者带入到一个全新的天地，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生活：“在我们家，宗教和蝇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1）。在一般人眼中，宗教和蝇钓似乎是两码事，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在麦克林恩一家人的心中，两者却是极其相似。蝇钓具有哲思深蕴，与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同宗教，它需要宁静、虔诚和顿悟；如同宗教，它可以在世俗之外另建一个圣殿。作为长老会牧师，父亲老麦克林恩正是通过向儿子传授蝇钓的技术来传授人生智慧：“对他来说，所有的好事——不管是钓鲑鱼，还是永久得救——都来自天赐优雅，而优雅来自艺术。艺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习得的”（9）。在父亲的教导下，“弟弟和我学会了用节拍器，以长老会方式投竿钓鱼”（7）。值得一提的是，每当麦克林恩一家人在“大黑脚河”河边用蝇饵垂钓的时候，父亲老麦克林恩常告诫儿子们要静静地聆听上帝的声音，因为“河中的石头下面有上帝说话的声音”（39）。在麦克林恩的父亲看来，大河具有神性，是永恒的象征：在人存在以前，它就在那里静静地流淌着；当人逝去时，它依然如故。既然老麦克林恩将大河赋予神性，因此他要求全家人在进入“大黑脚河”这个与外界全然不同的“完美世界”（59）时应该有敬畏之心，应该“保持虔诚的缄默，直到越过分水岭，自以为进入了另一个天地，方才开口说话”（37）。不仅如此，身为牧师的父亲从小教导麦克林恩兄弟俩在“大黑脚河”河边垂钓时必须遵守诸多禁忌，例如：捕鱼时绝不能喝酒、更不能用活饵等等。

毋庸置疑，正是由于父亲的引导，麦克林恩兄弟俩将“大黑脚河”视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甚至将其视作“咱家的河，是咱家生活中的一部分”（43）。可以说，“大黑脚河”俨然成为麦克林恩兄弟俩的愉悦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载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麦克林恩兄弟俩“通过阅读、体验和实地观景而形成认同”（Mitchell 7）；或者说，是因为他们与“大黑脚河”这道绿色景观之间存在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与恋物化的认同。有鉴于此，尽管兄弟俩长大后见多识广，可他们依旧对这条“水势奇美的大河”（25）念念不忘：“兄弟俩见过的大河不算少，可只要其中一人说到‘大河’这个词，另一个人顿时心领神会，指的是‘大黑脚河’”（20）。在兄弟俩心目中，“大河”就是指这条“最熟悉的河流”（21）。尽管兄弟俩长大后各自忙于事业，但只要他们有机会见面，两人在一起要做的首件事就是去“大黑脚河”河边蝇钓。例如，小说《大河奔流》以比较长的篇幅凸显兄弟俩在分别几年以后再次重逢时在“大黑脚河”河边垂钓的情景。兄弟俩一见面就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去“大黑脚河”蝇钓，哥哥麦克林恩依照父亲传授的蝇钓方式挥着钓竿，弟弟保罗则将蝇钓方式稍作调整，自创“投影抛线”，鱼线在钓者的周围画出了圆形轨迹，将“蝇钓”这门艺术提升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麦克林恩兄弟俩通过“蝇钓”这种最富有艺术性但却是最困难的一种钓鱼方式达到与“大黑脚河”的融合。由此可见，“大黑脚河”这道“绿色”景观对儿时的麦克林恩兄弟俩影响深远，以至于他俩长大成人后一直对“大黑脚河”“魂牵梦绕”

(161)。正因为如此, 尽管作家在整部小说中并没有运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离奇的情节, 而只是撷取了麦克林恩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记忆画面, 却充分地演绎出他对“大黑脚河”那种强烈的认同感和解不开的情缘。

在《景观与记忆》一书中, 美国学者萨玛指出: “如果孩子眼中的自然之景已经承载了错综复杂的记忆、神话以及意义的话, 那么, 成年人审视景观时的思绪又该是多么复杂。虽然我们习惯于将自然和人类感知划归两个领域, 但事实上, 他们不可分割。大脑总是在我们的感官感知到景观以前就开始运行。景观如同层层岩石般在记忆层被构建起来”(Schama 6)。正如萨玛所言, 景观不仅仅是能够传达感官印象的“实景”, 而且是能够承载记忆的“宝藏”。实际上, 作为景观的“大黑脚河”流域不仅是实体层面上的大河, 更是一道被层层记忆构建起来的景观。因此, 麦克林恩在迟暮之年站在家乡的“大黑脚河”河边梳理记忆, 书写人生, 那些往昔岁月就如同神奇的酵母, 放大了他对过去的体悟, 也深化了其对现实人生的认知, 使他深刻认同其父亲老麦克林恩的哲理性话语——“故事沉浸于水底”(148)。麦克林恩之所以将这个“沉浸于水底”的故事打捞上来, 是因为父亲曾经在“大黑脚河”岸边语重深长地对他说, “只有当你把它记下来时, 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161)。可见, 记忆是把握已逝时光的方式, 也是把过去纳入此在的重要方式, 而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 记忆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 它建立起人与特定时空的最本质的联系, 因此, 作家们往往将那些有意味的记忆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言说, 以丰富的心灵和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景。

二、现实中的“棕色”景观与当下的创伤记忆之钩沉

美国著名野生生物学家、环境文学家和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曾经不无感伤地说道: “一个人一旦受过生态教育, 就会产生一种感受, 觉得自己是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创伤和梦魇的世界”(Leopold 237)。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文学家和伦理学家, 利奥波德比普通人更敏锐地感知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 他的创伤记忆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他所能做的就是去揭露“环境非正义”行为, 而“揭露”本身就意味着变革, 因为人们只有在打算变革的时候才会去揭露真相, 才会“介入”社会现实。与利奥波德一样, 麦克林恩也充分感受到了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他在小说《大河奔流》中对“环境非正义”行为的揭露也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介入”意识, 表达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对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深切焦虑以及对自然环境“返魅”的殷切期望。

在小说《大河奔流》中, 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进下, 随着“驾驭自然”的现代世界观和工具理性的凸显, “大黑脚河”流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获利, 外来入侵者们蜂拥而入, 接踵而至的是不计其数的诱捕陷阱、住

宅区域和金银开采公司。不同于大河原居民善待母亲河的举措，外来闯入者肆意破坏大河的面貌，残酷掠夺“大黑脚河”，致使大河面目全非，往昔的美丽风景消失殆尽。在麦克林恩的记忆中，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密苏拉小城到处都是伐木工人、捕鱼团队和淘金者，金矿矿主们还在小镇建起休闲中心：“那俱乐部是富有的金矿矿主们修建的，据说就建在那名叫‘最后一丝希望的矿渠’的黄金发现地点上”（14）。密苏拉小城一改往日的宁静而变得热闹非凡，幻想着一夜暴富的人们在灯红酒绿中为所欲为。这些利欲熏心的人们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大黑脚河”流域。从此，“大黑脚河故事的新篇章开始了。曼宁用‘榨取’这个词来命名这一新时期”（Connors 32）。由于人们滥砍滥伐大河沿岸森林以及肆意开采矿业，大黑脚河的状况变得极度糟糕：“沉积物沿着山坡冲入大河，泥沙和沉积物堆满河道，不断冲蚀着鲑鱼的卵，从而导致鲑鱼数量的锐减；被砍伐后的木材塞满河道，等待人们将之运走”（Wright 33）。矿业开采、过度放牧和过度砍伐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大黑脚河”流域的自然风貌。此时络绎不绝的淘金者和工厂主将这里打造成了一幅幅典型的工业图景，使得原本令人心仪的“绿色”景观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棕色”景观（Buell 7）。

如果说“绿色”景观是美好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载体，那么上述“棕色”景观无疑体现了一种“病态”社会的文化状态，是创伤记忆的表征，体现的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社会”的文化境况。

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单向度社会”，其中的人也变成了缺乏超越精神、缺乏思想和理想的“单向度的人”。什么是“单向度的人”呢？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是指失去了现实批判能力的人，这种人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是物的奴隶。当代工业社会通过严密而巧妙的控制使人不能思考，以致最终使人没有了思想，并把人变成了物。尽管这种被降为物的人可以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但马尔库塞将其称之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这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马尔库塞 32）。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社会中的人是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没有思想，缺少灵性，只是一个执行某种功能的工具，从而表现出物性和单向度性，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属性。

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与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单向度社会中，群体的人在追求物质财富时，一次次宣称战胜了大自然，却看不到暗藏的危机。马尔库塞的精辟分析与福勒的观点不谋而合。福勒曾指出：“神灵无所不在这一理念遭受侵蚀，使得人们将周围世界视为没有灵气的世界，无需予以道德的、美学的或伦理学的考虑。这使得他们将自己与

自然远远隔离开来。当这种有机统一体感觉的丧失与先进的技术相联系时，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渺茫了”（Fuller 282-283）。此言切中肯綮。正如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单向度社会中的自然存在物也被“单向度的人”视为征服的对象而加以肆意破坏，从而失去了作为有机生命体的本质属性。长期以来，生态链受到破坏，人的生存肯定是岌岌可危。

诚然，马尔库塞和福勒的观点绝非危言耸听。小说中“大黑脚河”流域的环境恶化就是一个明证。至20世纪下半叶，“大黑脚河”已经近乎枯竭。实际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很多河流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正如美国作家凯蒂·里在《我所有的河流一去不复返》以及菲利普·弗莱柯恩在《不再是一条河流》中的标题所提示的那样¹。何以至此？原因是“单向度的人”将一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开发”成一个又一个“加工厂”，使得一道道“绿色”景观陡然变成一个个“棕色”景观——以至于“大黑脚河”流域如今到处都是“曾有河水流淌的干渠”（97）。面对如此“棕色景观”，作家陷入沉思：“下游不远处是一条曾有河水流淌的干渠，而认识事物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它的死亡。多年前，河水尚且流经如今的干渠时，我便认识了这条大河，因此可以用记忆中的流水将眼前残留的乱石遗址激活”（97）。不言而喻，流水是河流的本质属性，流水之于水体就如同血液之于人体一样重要。干涸的河流还是名副其实的河流吗？此处，通过书写和哀叹河流之“死”，作家麦克林恩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非正义行为，批判了人类对大自然犯下的罪行。实际上，麦克林恩在书写其难以弥合的创伤记忆之时，也是其忧患意识最浓厚之时：在麦克林恩看来，“干渠”象征着生命之源的枯竭，这个“末日意象”既是环境危机的表征，也是人性危机的表征。换言之，小说所揭示的这种单向度社会的“棕色”景观不仅是自然环境恶化的畸形儿，也是人性“恶之花”结出的恶果。

美国著名环境文学家洛佩慈将景观分为两类：外在景观与内在景观。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内在景观是外在景观的某些部分在人身上的一种投射”（Lopez 65）。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大河奔流》中的“棕色”景观折射出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的精神向度。小说中的尼尔就是这种“棕色”景观的内在显现。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他是用活饵钓鱼的。这些从蒙大拿去了西海岸的子弟，夜里泡酒吧，满嘴编造自己在偏远边境的童年故事，装得像猎人、设陷阱的捕手和蝇饵投钓大王似的。可是一回家，来不及在门口吻妈妈，就直奔后院，捧个希尔兄弟公司的红色咖啡空罐子，忙着挖蚯蚓”（15）。尼尔挖蚯蚓是为了用蚯蚓做活饵钓鱼，而与之截然不

1 参见下面两本书的标题。Philip Fradkin, *A River No More: The Colorado River and the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Katie Lee, *All My Rivers Are Gone: A Journey of Discovery Through Glen Canyon*, Boulder: Johnson Books, 1998.

同的是，麦克林恩兄弟俩用蝇饵钓鱼，并且将蝇饵钓鱼看成一种融于自然的方式。尽管出生于蒙大拿，尼尔却不愿意呆在故乡而跑到西海岸，后来在西海岸沾染了许多坏习惯：他虚荣，逢人便“编造”自己的钓鱼和打猎经验，实际上，他却丝毫不喜欢钓鱼，“只是爱对女人吹嘘他喜欢钓鱼”（57）；他佯装见识广博，到处吹牛说他在冬天循迹追踪一只母水獭和幼崽的经历，引来大家的嘲讽；他不喜欢自己的故乡蒙大拿和家乡的亲人，也不愿意亲近自然，甚至连节假日也不愿意与家人联系。

由于尼尔更向往繁华的都市生活而远离了质朴的自然生活，他逐渐迷失了自我，变得自私和堕落。在他看来，人活着就是为了快速获得金钱以便享乐，因此，获取钱财和饮酒纵乐就是他的目标，而道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被搁置一边。尼尔喜好西海岸大城市生活的奢华，在西海岸大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他习惯于大都市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而藐视故乡的纯朴，也不屑于与故乡亲人建立起友谊。麦克林恩兄弟俩企图帮助尼尔，他们带着他一起去“大黑脚河”河边钓鱼以融入母亲河。当麦克林恩兄弟俩通过蝇饵垂钓融入大河的时候，尼尔却在离兄弟俩不远的地方胡作非为，使得麦克林恩兄弟俩苦不堪言：“那个给我们这次夏季投钓捣蛋的王八蛋，那个用活饵钓鱼的杂种：是他带来了妓女和满满一咖啡罐的软体虫，却不带钓竿，由此玷污了父亲教给我们关于投钓的一切；是他在我们家族之河的正中央行各种龌蹉事；是他在偷喝我们的啤酒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妓女行男女苟且之事”（112）。

显而易见，尼尔由于长期远离自然，其内在景观已经蜕变成“棕色”景观的一部分，当然无法融入眼前的“绿色”景观。他的生活作风以及道德标准与自然之间的链条断裂，我行我素，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妓女在“大黑脚河”的正中央发生性关系。尼尔的种种行为让麦克林恩兄俩非常气愤，因为尼尔完全破坏了老麦克林恩制定的诸多禁忌，例如：捕鱼时绝不能喝酒、更不能用活饵等等。尼尔的行为反映了他在大都市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形成了金钱至上和漠视他人的观念，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和伪君子。

三、构想中的“多元”景观与记忆的未来之构建

米切尔在《景观与权力》一书中将景观视为“文化编码的巨大网络”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Mitchell 55)。他进一步指出，文化生产形塑现实，而非简单地模仿现实。既然米切尔将景观看成一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的文化实践(Mitchell 16)，那么如何书写景观就显得尤其重要。换言之，能否在作品中书写好景观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超越现存文化模式并拥抱记忆的未来。

作为一种记忆媒介，文学作品与其他产生记忆的媒介（编年史、法律文

本、纪念碑等)一样,均以建构的方式实现对现实和过去的阐释。文学“创造世界”的过程和阐释的过程就是一种记忆的过程。文学塑造形象并通过叙述化和类型模式等方法解释其内在含义,成为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其他媒介也有明显的不同。文学可以在记忆文化中输入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物——文学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诗意的呈现,以艺术的形式对各种模式进行再现,这些模式预设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帮助我们形成对过去的想象并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从而成为文化范式的一种来源(冯亚琳,埃爾 235)。

无独有偶,吉尔斯·耿恩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具有美学欣赏价值的文本是一种“‘恍如’语句”(“as-if statements”),这种陈述把“是”(“is”)与“或许是”(“might be”)等并置起来进行观照,从而有望重新调整我们的视角,开辟全新的前景(Gunn 152-153)。实际上,耿恩所提到的“‘恍如’语句”就是作家的“思想实验田”(thought experiments)。

如果说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上的单向度社会文化导致“棕色”景观与创伤记忆的话,那么如何书写“‘恍如’语句”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关涉“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与记忆的未来。既然现代精神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确切地说,现代精神是建立在人际非正义以及生态非正义的基础上),那么问题就是,该如何超越这种等级化世界观并进而建立起以平等友爱为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呢?小说《大河奔流》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它凭借“‘恍如’语句”创设了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构想出一种“多元”景观,并进而预示着记忆的未来。具体地说,小说中的“‘恍如’语句”是以消除一系列对立元素并逐步建构“想象的共同体”为预设的。我们下面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小说中的“‘恍如’语句”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并想象出一个以平等友爱为基础、多元融合的人际交往新范式。我们以麦克林恩兄弟俩对待印第安女孩的态度为例来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美国白人长期以来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和奴役导致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极其糟糕,小说《大河奔流》中的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那些年,不住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都得住在城外,他们一般都在屠宰场或垃圾栈附近扎营”(43)。无疑,美国印第安人的遭遇是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种种非正义行为造成的,势必导致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美国白人高高在上,而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其他少数族裔人群往往被看成是低等人群而被边缘化。

然而,小说《大河奔流》中的麦克林恩及其弟弟保罗跨越种族意识,主动与印第安人融合,为调和种族矛盾做出种种努力。小说中,麦克林恩兄弟俩不仅乐意与印第安女孩莫-娜-瑟-塔(Mo-nah-se-tah)交朋友,而且能够在别人欺负她的时候挺身而出,尽力帮助她。当保罗和莫-娜-瑟-塔在瓦伊

斯餐厅寻找空闲的双人座时,一个白人男子冲着莫-娜-瑟-塔怪叫一声,而莫-娜-瑟-塔认为这个白人男子是在歧视她。莫-娜-瑟-塔的这种反应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蒙大拿的大部分商店和餐厅都标有“狗与印第安人不得入内的字样”(Timothy 126)。个性鲜明的莫-娜-瑟-塔希望男友保罗杀了歧视她的人,为此,保罗便与那个怪叫的白人大打出手。可见,保罗真心对待莫-娜-瑟-塔。哥哥麦克林恩提到印第安女孩莫-娜-瑟-塔的时候,他甚至直言:“每当她黑发可鉴之时,惹祸再多似乎也值,而且她还是我见过的最为婀娜多姿的舞娘之一”(40)。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麦克林恩兄弟俩与莫-娜-瑟-塔的关系非常友爱和谐。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麦克林恩兄弟俩与印第安女孩莫-娜-瑟-塔之间的“越界”友谊表征了作家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诉求。

事实上,为了发掘美国白人与少数族裔美国人之间重归和谐的路径,逐步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和一种“多元”景观,作家在小说《大河奔流》中尝试种种“越界”行为。“越界”这个术语首先由福柯在《语言、对抗记忆与实践》一书中提出:“越界是一种超越边界的行为”(Foucault 34)。福柯认为,通过允许跨越彼此的阈限或者看不见的疆界的仪式,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逐渐过渡得以实现。英国当代著名学者简克斯不仅接受了福柯关于越界的观点,而且在《越界》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越界的积极“补全”作用,认为“越界不仅可以超越边界,甚至可以起到‘补全’的作用”(Jenks 2)。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越界”最初专指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越界,后来泛指白人与其他族裔美国人之间的越界行为。此外,小说《大河奔流》中的越界行为不仅体现在种族层面的越界,还体现在小说中的虚构人物麦克林恩与小说家麦克林恩本人之间的越界。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提示:兴许是受到老父亲老麦克林恩的启发——“真实的故事结束以后,为什么不虚构一个故事呢?”(161)——作家在其小说《大河奔流》中虚构了一位与自己同名的人物形象。真实作者以虚构人物形象出现在其小说中,这是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一种写作技巧。依照麦克黑尔的观点,“当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现在虚构作品中时,作品中的人物既是虚构的人物,同时又是现实中的真人,这两个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人构成了越界人物。越界人物在故事中担任的是解码或者解密的作用”(McHale 85),能够使读者随作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作家麦克林恩成功地运用了“越界”这种艺术手法,不仅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且表达了其建构一个理想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

其次,小说《大河奔流》中的“‘恍如’语句”不仅展现出人际交往的新范式,而且展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新范式。该小说中的“‘恍如’语句”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和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为基础而建立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多元”景观,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蓝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小说《大河奔流》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和

谐相融的新范式也是以越界行为得以展现的。

长久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缺乏正确认识，向大自然疯狂索取，这体现出人类看重的仅仅是大自然的工具价值。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自然的尊严并极力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在小说《大河奔流》中，麦克林恩兄弟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并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关系。例如，在麦克林恩看来，他与“大黑脚河”为伴是他最神圣的时刻：“在那一刻，世界的全部只剩下鹿角峡谷、一种神话般的褐色大鲑鱼、天气和我。而我所能想到的和我之所以存在，也完全在于我想到了鹿角峡谷，想到了天气和一种神话般的鱼，后者可能只是存在于我想象中的玩意儿”（63）。此处，麦克林恩将自己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在想象中将自己与鹿角峡谷、一种神话般的褐色大鲑鱼和天气视为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恩提到的鲑鱼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鲑鱼是地球上的一种珍贵鱼类，在淡水江河的上游中产卵，幼鱼在淡水中生活二至三年，然后流往大海，在海水中生活一年或数载之后，幼鱼长大成熟后必须溯源洄游，返回原地产卵。鲑鱼在回归家乡的途中，从大海上溯返归淡水河上游，期间必须飞越瀑布和堰坝，依靠生命的本能和极强的游泳能力，一代一代地践行溯源归本的永恒过程。鲑鱼尚且如此，人就更应该像鲑鱼一样，不断寻找与宇宙之源的连接，与生命之源合二为一，与天地万物合二为一。实际上，小说多次提到人与河流合二为一：“我坐着，拼命地想要遗忘，到最后只剩下流淌而过的河流和出神观望的自己。热气蜃景在河上交相起舞，一会儿迎面穿插，一会儿穿插绕行，到最后，观望者融入河流，二者仅剩其一。我相信剩下的就是河流”（97）。

与麦克林恩一样，他的弟弟保罗将鱼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看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对保罗来说，“蝇钓”是他与大自然亲密交融的最佳方式。正因为如此，当哥哥麦克林恩钓到一条大鱼时，弟弟保罗下意识地对鱼表示敬意：“我走过位于下一个钓位上的弟弟身边时，看到他在仔细地打量着鱼的尾巴，然后缓缓脱下帽子。那绝对不是对我的钓技表示敬意”（31）。这段引文的字里行间无不刻画出弟弟保罗对自然界中的生命那种敬畏之情，让人联想起德国哲学家史怀哲在《敬畏生命》一书中的忠告。相对于哲学版的《敬畏生命》，文学版的《敬畏生命》也同样可以解构那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这里的生命 / 他们共有一个 / 多样化的 / 阳光普照的生态系统 / 组成了一个和谐相融的整体”（Snyder 308）。

人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不可分割。只有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获取智慧和力量，并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麦克林恩兄弟俩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接收到来自母亲河的谆谆善导，获取无穷智慧并得到灵魂的升华，终于认识到“万物归一”（161），体

悟到自己与“大黑脚河”融为一体的完美境界，正如麦克林恩在小说《大河奔流》中所反复提到的那样：“我感觉与河流融为一体”（97）。

综上所述，小说《大河奔流》中的景观与记忆紧密相连，两者交相辉映。作家麦克林恩在小说中召唤记忆女神，以艺术的手法将“大黑脚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通过展现三种不同形态的景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不同内涵的记忆，小说对景观与记忆的“共生性”进行了诗意的诠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之“多元”景观预示着记忆的未来，不仅构建出一种以平等友爱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新范式，还勾勒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新范式。因此，如果说《大河奔流》这本自传体小说是一部记忆之书，它的重点不是在哀叹希望是如何灰飞烟灭的，相反，它是一次穿越时空、让人大开眼界的旅行，它或许让我们坚信我们还有未来。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让我们保持这种信念，这主要归功于作家对“越界”这种艺术形式的成功运用。在作家看来，越界行为有助于打破原有的界限与限制，同时也有助于补全已有的界限，从而构建出一个多元和谐的新世界。在这个完美的新世界中，人“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上。诗意是人存在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安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Heidegger 221）。诗意即是人与自然万物同在，是存在的一种高境界。在诗意中，人与自然都“自由自在”地相处。

【 Works Cited 】

- Baker, Alan R. H.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Bender, Barbara. "Introduction."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Ed. Bender. Oxford: Berg, 1993.
- Bernecker, Seven. *Memor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xford: Oxford UP, 2010.
- Buell, Lawrence.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2001.
- Byatt, A. S. "Memor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Fiction." Eds. Fara, Patricia and Karalyn Patterson.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 Casey, Edward S. *The Fate of a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7.
- Connors, Philip. "Troubling the Waters". *The Nation*. 23. 2 (1998): 31-34.
- Cosgrove, D.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Croom Helm: London and Sydney, 1984.
- Darby, Wendy Joy.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0.
- 霍华德·艾肯鲍姆:《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导论》，周仁来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s
- [Eichenbaum, Howard.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em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Zhou Renlai.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2008.]
- 冯亚琳, (德) 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Feng Yaling & Erll, A. Eds. *A Reader i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ran. Yu Chuanling. Beijing:

Peking UP, 2012.]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New York: Cornell UP, 1977.

Fuller, Peter. *Images of God: The Consolations of Lost Illusions*.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1985.

Gunn, Giles. *Beyond Solidarity: Pragmatism and Differe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1.

Heidegger, Mart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1.

Hunter, John. *Land into Landscape*. New York: Longman Group, 1985.

Jackson, J. B.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1984.

Jenks, Chris. *Transgression*. Routledge, 2003.

Leopold, Aldo. *Round River: From the Journals of Aldo Leopold*. Ed. Luna B. Leopold. Minocqua, WI: Northwood Press, 1991.

Lopez, Barry. *Crossing Open Ground*. Vancouver, WA: Vintage, 1989.

Maclean, Norma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76.

Margulis, Lynn. *Symbiosis in Cell Evolution*. New York: W. H. Freeman, 1981.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7.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Tran. Liu 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Mitchell, W. J. T.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4.

Schama, Simon.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Snyder, Gary. "For All."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New York & San Francisco: Pantheon Books, 1992.

Thompson, Paul & Stephen Hussey, ed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The Root of a New Political Agenda*.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Timothy, Foote. "A New Film about Fly Fishing—and Much, Much More." *Smithsonian*, 23.6 (1992): 120-131.

Wright, John B. "The Real River That Runs Through It: Montana's Imperiled Blackfoot." *Focus*. 43.1 (1993): 32-37.

责任编辑: 陈后亮